



◎文化聚焦

《诗画中国》：
跨越时空
与美对话

田梅



◎杏坛文苑

用文字托起苍茫

范玲玲

我是一个笨拙又执着的人，只会靠文字和人建立关系，在缥缥缈缈的尘世，以为只有文字才能结下深缘。

读小学时我家离学校很近，隔一片菜地就是小学班主任的办公室，她一声喊，我就甩开步子，冲过一条弄堂、半条河街、半条马路，到了学校。我在晦暗的光线中帮班主任出黑板报，帮数学老师在小黑板上抄题目。我对于文字的最初记忆就来自小学所在的街道——新建南路，鲁迅笔下的土谷祠、长庆寺就在这条街上。

初中时我有个死党，隔壁班的，总和我一起走路上学，在原是乱坟岗的白马嘶和陆游的春波弄之间来回，我们无心留恋桥下的春波，只关心各自班级的大小八卦。有一天她忽然端颜说道，今天语文老师表扬你了。老师表扬你课文背得好，我们班没一个人背得出来。老师居然认得沉默的我！我开心极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背的课文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从此我爱上了抄抄写写，尤喜自带韵律、情怀苍凉的文字。

那晚，告别金老师，她送我到楼下，说还收藏着我的作文本，我一下子惊住。最深的缘总在时光里埋伏着。想起高中时的第一次大考，金老师狠狠表扬了我。临近退休她要求回到高一，站

在起点反思一生教学，我是她的关门弟子，她总在课堂上点评我的作文，不施激赏。后来她退休了，我毕业了，直到我回到母校教书，年底奉命慰问退休老师，才又见到了她。她正在撰写回忆录，还向我问询一个同学的手机号码，想求证对方的一篇作文，但那个同学的态度似是敷衍。就在这样想要说点儿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总觉得忘了什么的偶尔见面里，时光的脊背一耸一耸地摇过去，突然就惊闻她去世的噩耗，于是想起最后一次的面：她站在门口，反复叮嘱我下次来之前先打电话给她，我应着，完全没看到室内的阴影淹没了她，热烈的阳光使她的脸显得苍白。回忆录、叮咛不都是告别吗？命运从来不容吝啬暗示。唯一庆幸的是金老师送我的《弄堂人家》就在手边，她在人间未及道出的一切尽在其中，使得我们之间永无阻隔。

多年以后，我在书店乱走，无意间瞥见和大学写作老师一模一样的名字署在长篇小说《台门》的封面上。百度搜索后得到确证，那正是大学教我写作的祝老师，文章中说他打算写到80岁，以台门为焦点，反映绍兴1905年至2005年的百年历史。我努力回想祝老师的容颜，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身

材，有一天在课堂上铿锵地说：“我是第一次碰到写作这样好的学生！”他在课堂上一字不落地念了我刚写的作文。我在网上搜到了他的近照：细细的皱纹漾出涡状的笑纹，舒展的眉眼接得住世间的悲欢。小说家都是这样的吧，以清浅之眼看幽深之世。我也试图写过小说，算是对祝老师的遥呼和致意。

教过我的语文老师，让我看到生命最初的幻美：文字背后有一个无比宽广的世界，如宇宙的蓝洞，如大海的瞳孔。我最终得了语文老师。我依然倾向于以文字相交。

小颖是我教的第一届高中班的学生，个子矮小，相貌平常，理科拖垮了她，只有在文字里，她才获得自由，显得恣意。她以一篇写物散文荣获全国圣陶杯作文大赛一等奖。她后来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系，再后来成了绍兴首部原创动画片《少年师爷》的编剧。我总想起家长会那天，她母亲和我告别，向我无奈地絮叨，长长的喟叹一直回荡在教学楼。我猜，多年后的她应该呼出了这口气吧。

第一次见到小怡，她语气急促，向我宣布她要参加作文比赛。她刚获得全国生物竞赛一等奖，还想在写作上大展身手。我鼓励她说，你就写竞赛生背后的故事吧，你喜欢植物，就从植物入

配合以电影级别的拍摄与制作，令中国诗画“跃然纸上”，还原出可游可居的诗画“桃源”。如《溪山行旅图》中，壮美山景通过CG技术立体化重塑，千百年来未曾相遇的画中三人得以共享山水之乐，而这背后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对画作长达两个月的拆分、重绘、建模。又如，在展现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时，节目采用沉浸式动画，以孩童视角打造出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小天地”，观众跟随韩昊霖的步伐一同进入古画，沉浸式感受南宋的风土人情和古代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

仰赖于整个团队包括诸多外援的协同合作，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极富冲击力的全新感官体验，让传统文化与美术作品焕发新颜，碰撞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延伸出更深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很多节目在学校和学生中间广受好评，作为美育课堂的延伸，在寓教于乐过程中，引领更多学生、年轻人深度体验中华文化艺术的雅趣，引导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护者、传承者与创新者。

铸魂立心，拓展诗画文化的育人维度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中国诗画之美不仅在一个“艺”字，更在一个“格”字，许多传世经典都贯穿着创作者对家国天下的深邃思考，对道德与品格的坚守；蕴含着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通过十组古语，集中提炼展示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而中国传统诗画则是这些观念与精神的重要载体。

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心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诗画中国》结合历史背景和典故，深入挖掘诗画背后的精神内涵，充分运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努力为当代人、为下一代人带来跨越千年的精神滋养。例如，在展现唐代画家韩干的传世之作《五牛图》时，采用了创意动画的形式，一头头神形各异的耕牛跃然而出，不仅呈现出一幅幸福的田园图景，更蕴含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再如展现赵孟頫等共作的《快雪时晴书画合璧》时，廖昌永、阿云嘎二人以音乐剧的形式倾情演绎，传递出赵孟頫与黄公望的深厚师生情，勾勒出古代文人彼此敬重、传承创新的治学传统；又如展现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燮所作的《竹石图》时，不仅以武术的形式展现了竹之风骨，更在康震老师的解读中走进板桥先生倾心为民、正直高洁的一生……

天地有大美，人间有大德。千百年来，画家诗人与山河对望，走过命运跌宕，立万象于胸中，传千年于毫素，从壮美天地走向壮阔胸襟，从月光朗照回归心明澄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只有超越器物层面，走进文化深处，寻求跨越时空的精神和鸣，才能让作品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从而感染人、激励人、塑造人。

（作者系《诗画中国》制片人、总导演）

手。她把平生所见的竞赛生糅合起来，并以彻底的情感投入激发这一座静默已久的火山，她还替主人公写了一封信，阳光和阴影交缠，少年向着光亮挣扎挺进。文章最终获奖，我为她高兴，不仅因为获奖，更因为她在文字中找到了生命的另一个出口。

小雨今年假期又发来信息，要和同学来看我，我因为私事烦心，没见上面。小雨是个丢到人群不见影子的女孩，她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作文比赛。她想写钟，我就和她一起琢磨，吾辈见识有限，实在想不出奇异的钟，只好回到凡人身上，借钟写普通人感受到却说不清的那点东西。作文得奖后，她带给我一盒巧克力，浓甜之后，淡情悠长，直到此刻，我的眼前还会闪现她苦思的侧影，我和她站在教室的钟下，幻想那口简易的钟带给我们非凡的灵感。

小凌今年初传来好消息，他获得全国冬奥会征文一等奖。小凌白皙清瘦，笑容淡雅如百合。他的征文我读了，自然流畅，和生活浑然无间，却又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他对我说，因了当年的引带，他至今还赖在文字里，不走。

多年前有文学社社员对我说：“老师，你讲文学时，就像一发光体。”我赧然，我欣喜，只有美的事物才能激发美，美的文字、美的情感、美的灵魂使我平凡以至衰颓的面容显出一点生机和光泽。我是铁锈，文字擦拭我的身体和面庞，使我敢于直面苍凉的人世和清澈的湖泊。文字烛照，黑暗如镜，还有比这更好的世界吗？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教师）

在繁华的西安城近郊，一座400多年前的完整古建筑隐藏在乡村的宅院之中，鲜为人关注。2019年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师生在对西安周边的古代建筑遗存进行调研采访时，无意间获取一个信息：长安区中兆村有一户村民想要把自家院内的明代古建筑捐献给学校。一般来说，如今保存下来的清代古建筑大都已被国家划为文物保护单位，更何况是明代建筑？闻讯后，大家起初不太相信，过往民间调查中也常存在着群众由于缺乏古建筑知识将时代夸大的情况，而且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都是不可移动的。

几经辗转，师生们与建筑户主取得联系，并得到到现场查看。这是一座建造精美的古代砖雕门楼，因为历史上村中道路改变，原本临街的这座建筑被圈进住户院内，成为院中之门，加之户主全家自20世纪90年代即迁至西安居住，老家的院子常年大门紧锁，深闭院中的门楼便少有人知，以致在文物普查中被遗漏。而今由于规划建设需要，中兆村需要整体拆迁，门楼因未列为文保单位也在拆除之列。户主觉得先人遗物作为废旧房屋被拆了实在可惜，这才托朋友多方联系欲行捐献。

从现场调查来看，门楼为两面坡砖雕建筑，下半部墩台为素面青砖砌筑，上半部的前后两面都是仿木结构的精美砖雕，由门额、兜肚、额枋、斗拱与檐部组成。正面门额两旁各镶有一块方形抱鼓浮雕：“一鹭青莲”和“孔雀牡丹”。“一鹭青莲”寓意为官“一路清廉”，“孔雀牡丹”则代表着“吉祥富贵”。正面门额刻有“志希于公”四字，于公为西汉循吏，以断案公正而著名。背面门额刻有“淡泊宁静”，语出诸葛亮《诫子书》。宅主人将两块匾额分别示于内外，对外展示为官公正清廉，对内教育家人无欲无求、豁达通透。檐部正背两面施以八组一斗六升的斗拱出挑如意云头，额枋整体浮雕双凤衔绶图案。寓为官、昭富贵、用斗拱，这些显然是官宅建筑的特征。根据门楼工艺做法和纹饰细节特点，师生们初步判断建筑年代在明代。调查结束后，结合户主提供的先祖姓名等信息，大家查阅了古籍文献，在清康熙与嘉庆两版本的《咸宁县志》中找到了有价值的信息，综合确定了建筑具体年代在明代晚期，原主人为生活在万历至崇祯年间西安府咸宁县的岁贡生毋负生。由所掌握的大量调研资料得知，该建筑竟是目前西安地区现存年代最早的古代官宅门楼（西安仅有一处明代民居被划为文物保护单位）。

如此珍贵的建筑，原地既然保不住，那就迁走，但迁至哪里呢？教育部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瓦作技艺传承基地正在建设之中，几经讨论，学校决定将门楼迁至基地所在的草堂校区。因疫情影响，时间延宕至2020年，村庄拆迁紧锣密鼓进行，户主翘首以盼，师生们更是心急如焚，无论如何，不能让传承了十几代的文化遗产在今人手里消失。事不宜迟，马上干！古建筑拆解是一场特殊的知识、能力与技艺的考试，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慎重起见，学校邀请校外古建筑专家与传承基地师生一起开赴现场，先对古建筑本体认真测绘、摄影留取原始信息，小心翼翼地进行拆解、编号并包装后顺利运输至学校。

兴工，大事也。如何重建，建在何处？这又是一个慎重的问题。在经过反复论证之后，最终决定将这座珍贵的建筑在基地的中国传统瓦作博物馆内复建。2022年9月，博物馆基本建设完成，门楼正式开始复建。为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利用疫情相对平稳之际，学校在国庆假期从山西请来了具有丰富古建筑修复经验的董养明担任技术指导，并由基地师生与山西、陕西地区的瓦作老

一座古建筑与一所大学的相遇

崔凯 孟欣



匠师一起合作进行复建。在这座古建筑的保护复建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师生不仅直接体悟到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设计意匠，而且现场开展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古建筑技艺实践课。复建后的明代门楼在博物馆展厅内古朴盎然，蔚然生辉。

文化是无形的，又是有形的，更是感人的，一座400多年前的建筑立于眼前，古今两相静默之间，传递出的是前贤先贤的伟大，感受到的还是今人传承的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传统积淀非数载之事，人文化成亦非一夕之功。对于一所高校来说，如何让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入大学生的心中并获得认同与践行，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命题。虽理工之家，重诗书礼乐，近年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以现代书院为平台，以文化艺术教育为抓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各个角落不断浸润。

行走于瓦作技艺传承基地，博物馆展厅内琳琅满目的瓦作文物的展陈让每一位来访者惊叹，大量的瓦作工具和研究书籍透露出技艺与文化的赓续不绝。在工作坊中，学生们在乐此不疲地进行瓦当拓印技艺和瓦件纹饰雕刻的练习，展台上各式各样的文创作品则显示出青年学子赋予传统文化的创新巧思。基地在学生中发起成立了“千史百瓦”讲译团，一届届讲译员积极为传统建筑文化代言，展示中国古建筑魅力，每年一度的“千载·瓦韵”瓦作传统文化传承创意大赛则让一片片瓦件在设计中走进青年人的生活。身怀绝技的民间匠师走进大学校园为大家讲述传统建筑技艺知识，耳濡目染中，学生们传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在不断增强。